

讓文學界的「浮世繪」大師
帶你進入他那嘻笑人生的世界

● 意大利當代文豪 ●

莫拉維亞

小說選



用敏銳的眼光來觀察人間世相，
以幽默的筆觸來呈托人性弱點，
持悲憫的情操來反映社會病態，

——這就是莫拉維亞的特色！

譯者序

宋瑞

一個小說作家的成就，是要從他的作品裡去認識的。當他越過了經年累月的努力之後，如果不為讀者所遺忘，那麼他必然會贏得你我的尊敬。意大利當代小說家莫拉維亞 (Alberto Moravia)，就可作為我們這種看法的註腳。

當我第一次翻開莫拉維亞的小說時，就被他那富於獨創性的風格所迷住。近年來，我把僅有的一點公餘時間，全部擲入在他的小說裡。我陸陸續續的翻譯了將近三十篇，「經過一番選擇，我抽出二十篇結成這個集子，其中除「美女畫家」係譯自一九六三年八月號「四海」雜誌 (Cosmopolitan) 之外，餘均選自「羅馬故事」 (Roman Tales)。所有這些作品，全都貫穿着莫拉維亞所特有的風格：樸實、突出、而且深入。他所刻劃的，都是現實世界中的形形色式的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不僅給了你似曾相識之感，甚且就是你的鄰人，就是你本身的寫照，越是細讀，越夠使你回味。

整個說來，莫拉維亞是一位浮世繪大師，他的作品從不與人生脫節。他用敏銳的眼光來觀察人間世相，從而融鑄了整个人生，以凝鍊的筆法，切出生活的斷面，明確地反映出社會的病態與

人類愚昧可笑的一面；他把人類的內在生活從根挖起，毫不含糊地讓它赤裸裸的呈現在你面前。自始至終，莫拉維亞是在一片歇司底里的反傳統的狂瀾中，嚐試着要把文學從晦澀、迷朦、混亂的漩渦中拉回到平穩的主流上的一位代表作家，當現代文學尚未覺得一種較可憑藉的過渡中，他是一位用思想的果實來哺育作品的拓荒者。他的作品特異之處，就在他那悲天憫人的情操中所含蘊的那種清晰的道德力量。

這個集子裡的譯文，都曾先後發表在聯合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臺灣新聞報、公論報等副刊，附帶納入的「意大利當代文豪莫拉維亞」一文，從某一角度看，它當有助於我們對這位大師的創造歷程的了解。

目 錄

譯者序	一
莫拉維亞和他的小說	一
飾物	五
我不說不	一三
馬里奧	二三
中間人	三三
貨車司機	四三
禁忌	五三
情人眼光	六三
出走	七三
狂熱者	八三
炎夏的玩笑	九一

友誼·····	九九
試鏡頭·····	一〇九
老傻瓜·····	一一九
美女畫家·····	一二九
羅馬魔王·····	一三九
五月之雨·····	一五九
大鑒鑒者·····	一六九
寶藏·····	一七九
密謀·····	一八九
鄉下姑娘·····	一九七
抒寫小市民百態的大師·····	二〇七

莫拉維亞和他的小說

亞爾伯鐸·莫拉維亞 (Alberto Moravia) 是當代最出色的小說家之一，他的獨出機杼自創一格的風格，從他的小說中那些呼之欲出的各色各樣人物角色看來，可以稱得上是一位浮世繪的大師。他的每一部小說，都使讀者的情感無法克制地被她熟練的文字技巧所震撼激盪。你讀來好像他是嬉笑怒罵皆文章——他的作品威屬諷世之作——似乎是信手拈來並不費勁，但實實在在每一篇都是從嘔心瀝血中來。他總是莊諧並作，然而陳義甚高，耐人尋味。尤其難得的是描寫刻劃的逼真生動，能使雅俗共賞。他那種淋漓盡致的深刻筆觸，實非輕易得來，而是一個職業作家憑其敏銳的對世俗的洞察力，加上嚴密的文字訓練，而達到的一種出神入化境界的結晶。莫拉維亞非常謹慎地運用他的生花妙筆，他的每一部小說，情節貫串，絲毫沒有一點鬆懈的地方，誠然無

疵可尋。他緊密地控制每一個場面的氣氛，每一個人物的性格，與每一種心理動機。他從未將他手中的材料作不需要的浪費鋪張，並且很少插入一個寫作者的主觀見解。在他的故事中，他從未把作者的本體和所創造的人物混淆在一起，而失去一個優秀作家所應有的控制——雖然，他的小說很多都是用第一人稱來敘述，但你却看不見作者的存在。

讀莫拉維亞的小說，我們似乎應該特別去欣賞它們的「完整」與「精確」。作為一個職業作家的莫拉維亞，他的每一部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完整無缺，在當代的作家中，很少有幾位巨匠堪與伯仲。他的作品，最可貴的地方是主題的統一，幾乎在所有他的小說中都顯然可以窺見。莫拉維亞自己不但永不鬆懈地在爭取其國際文壇上的地位，同時在事實上他確是定出了一個職業作家的專長標準來，從而努力去維持它。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可證明這一點。在這一方面委實是難能可貴，有許多成名的巨匠，並不每一部作品都能維持他個人的水準，而莫拉維亞却是做到了。就作品的特徵來說，他是屬於寫實方面的，他承襲了意大利古典文學的傳統，他那得天獨厚的「說故事者」的天賦，很像十四世紀的波卡西奧（Boccaccio）和十六世紀的葛拉齊尼（Grazini）。而使莫拉維亞能儕身於世界文壇原因之一，便是他在人物刻劃方面的成功。

莫拉維亞與當代一般小說家在寫實手法上的不同處，是他喜歡用精鍊優美的文字來處理他的題材，甚至他的小說人物不論是貴賤尊卑，其口吻都是一致的優美。莫拉維亞自己就說過——在

「羅馬一婦人」的序言裡——或許有些讀者讀了他的小說，對他所描未受過的而單純寫教育的人物，認為不可能出以精通文學的口吻來作第一人稱的敘述。他說他有兩種途徑開啓在他面前，來寫他所選擇去描畫的角色的虛構的自傳——他可以採取一種寫實的如同攝影的口語的形式——那是一種拙劣的貧乏的方言，不可能表達出多過一點有限的感情和枝節；或是他可以使他所塑造的人物用他莫拉維亞自己的慣例來講話，即如他所有的小說的格調。他的所以選擇後一途徑的理由有二：第一，他看不出有何必要去改變他的風格，因為他已經改換了他的小說中的人物。第二，文學的語言較之一般口語經常有更真實和更富於詩意的表現。我們從他這段話裡可以看出他的一貫的獨特風格來。

莫拉維亞的主要作品，是在長篇小說的領域中。他的使他獲致國際聲譽的幾部名著如「羅馬一婦人」(The Woman of Rome)、「鵝鵝之愛」(Conjugal Love)、「兩青年」(Two Adolescents)、「午間幽靈」(A Ghost at Noon)、「遵奉者」(The Conformist)、「化裝舞會」(The Fancy Dress Party)等等，都是十數萬字以上的長篇。然而他也是當代意大利短篇作家中最多產的一位。他的短篇小說集有「羅馬故事」(Roman Tales)、「苦澀的蜜月」(Bitter Honey-moon)、「任性的妻子」(Wayward Wife)以及其他散篇，無一不是別出心裁的好故事，篇篇內容生動，含義深刻，不同凡響。

飾物

這是鑿鑿可據的，當一夥男朋友的圈子裏面攙進來一個女人時，這一夥，毫無疑問，便會分崩離析，而每一分子便會各走各的路了。那一年，我們形成了年青人的一夥，彼此間有着深切的同情，一直是聯合無間，志同道合，老在一起的。我們幾個人的生活都相當不錯，陶里開了一家汽車修理店，莫德斯帝兩兄弟是肉行經紀了，莫根蒂經營一個豬肉舖，雷納多開了一間酒吧，而我幹着好幾份行當：那個時候我正從事橡膠業及與它相關產品的生意。雖然我們都還不到三十歲，而體重都不在一百七十磅之下：每個人都是使用刀叉的能手。在白天，我們各幹各的事；一到下午七時，我們就聚會在一起了，先是在維多里奧大街雷納多的酒吧裏，然後跑到紐奧華教堂鄰近的一處花園飯店晚餐。星期天，不消說我們是更加分不開的：不是去體育場看足球賽，就是

勘察羅馬古堡，或不然在天氣炎熱時，就到奧斯蒂亞或拉底斯波里去海浴。我們一共六人，然而可以這樣說，我們簡直就是一個人。因此，設若我們之中有一個人興了一個新花樣，大家便立刻效而尤之。說到身上飾物，是陶里爲始作俑者：有一晚他來飯店手上戴了一只偌大的金錶，褶疊的金錶帶足有一吋寬。我們問他是什麼人送的。「意大利銀行總裁，」他說，意思是指他用自己的錢買的。接着他取下來讓我們參觀：它是一只名錶，雙料錶壳，有一隻長秒針，加上它厚實的褶疊錶帶，天知道它有多重。它給我們的印象深極了。「一項投資，」有人這麼說。但陶里回答：「你說什麼，一項投資？我喜歡把它戴在手上，如此而已。」當我們第二天又在飯店碰頭時，莫根蒂的腕上也已戴了一只手錶，也有一條金帶，但沒那麼重。接着輪到莫德斯蒂兩兄弟，各人都買了一只——比陶里的還大些，金錶帶雖稍薄，而寬猶過之。至於雷納多和我，我們都喜歡陶里的那只錶，我們問了他是從那裏買的，並即一同跑到大馬路的一家大公司裏一人買了一只。

那時正是五月，我們在傍晚時候慣常要到馬里奧山上的旅館去小酌，吃新鮮蠶豆跟羊酪。有一晚陶里用手剝他的蠶豆來吃的時候，我們看見他手指上有個指環，一枚很大的指環，上面鑲着一粒雖不甚大而無疑是絕好的鑽石。「天啊！」我們喊了起來。「瞧你們，」他粗聲說，「你們別模倣我，你們這些猴子。……我買這個就是爲的要和你們不同。」不過，他還是取了下來讓我們輪流觀賞：它實在是一粒上好鑽石，清澈透明，十全十美。但陶里是個肥胖而樣子軟弱的傢伙，

有一張寬鬆的臉，一雙豬眼般的小眼睛，一只鼻子看起來直像是牛油做成，和一張像是壞了鉸鍊的手袋的嘴巴。他那小而肥的指頭上戴了那枚指環和那粗短的手腕上戴了那只手錶，看上去幾乎像個女人。那枚鑽戒，正如他所期望的，並未被翻版。莫德斯蒂兩兄弟買的是兩只紅金戒指，但鑲的寶石却不同，一是綠的，一是藍的；雷納多置備的一只具有幾分古老的形狀，環邊有孔並有彫刻，一塊棕色的玉石上有一個白色裸女的小浮彫像；莫根蒂是最好出風頭，買的是一只真白金製上面嵌着一塊黑寶石的；至於我自己，更加別出心裁，洋洋自得於我所定製的那只平面四方一塊黃寶石上鑲有我姓名縮寫的戒指，因此我可以拿它在包裝封緘時派用場。在指環之後是烟盒。一如慣常，還是陶里開頭，他向我們出示一個長而薄的香煙盒——自然是金質的——盒上繡刻着交叉的紋線，噓的一聲打了開來放在我們鼻子底下；於是大家又立刻效而尤之，有的跟他買得一樣，有的樣式不同。烟盒之後，我們都各自放任於各人一時的興致：有的買了一條懸有飾牌的腕鍊，戴在空着的腕上；有的買了一支不受氣壓影響的自來水筆；有的則是一根項鍊，懸着十字架和聖母像掛在頸子上；有的是一個打火機。陶里比我們幾個更愛虛榮，手上又添了三枚指環；這一來使他看來更像個女人了，特別是在他不穿上衣而以短袖襯衫出現，露出他那肥胖細嫩的手臂和滿手的指環時。

這時我們每人滿身都裝戴了飾物；我不明白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不過，那正是事情開始變

化的時候。說起來其實也沒有什麼——祇不過相互之間產生了一些小小的挪揄，一點譏諷的話和若干尖刻的反駁。於是後來有一個晚上，開酒吧的雷納多帶了一個妞兒來到我們經常去的飯店，她是他新聘到的管賬，名叫露克莉西亞，年齡也許還不到二十，却發育得宛如卅歲的婦人。她的皮膚白得如同牛乳；眼睛又黑又大，穩定而無表情；嘴唇鮮紅，頭髮墨黑。她看上去實在像個塑膠像，尤其是她老是那樣定着不動，難得啓口說話。雷納多向我們洩露秘密說他找她的用意是派生意廣告的用場的，他說他對她的底細並不清楚，她有沒有家以及她跟什麼人住在一起一概不知。他又說她正是適於坐櫃台的恰當人選：既能以她的美麗吸引顧客，同時由於她不苟言笑，又可使他們保持着相當的距離；因為一個平庸的女孩子無法吸引人，而一個漂亮的往往不能好好工作却會製造騷亂。那晚露克莉西亞的出場在我們之中造成一種相當的抑制：整個時間裏我們都是筆直的坐着，還穿上了衣，言談之間也不帶玩笑和粗俗的話了，而且吃相也規矩起來；甚至陶里還使用刀又來吃他的水果，雖然不很成功。第二天我們一起湧到酒吧去看她工作，她坐在一隻小圓凳上，她的臀部——在她的年齡它顯得過份寬些——從凳沿凸出來，而她那傲然的胸脯幾乎壓着計賬機的鍵盤。我們幾個都張着口站在那兒瞅着她平靜、嚴謹、有條不紊地在掣給票籤，連續地揷按機鈕連瞧都不瞧，眼睛祇盯着她前面的酒櫃台。每次她通知酒保時總是用那種平靜而不帶稱呼的聲音：「兩份咖啡。……一杯淨的。……一客橘汁。……一杯啤酒。」她從不笑一笑，從不

看顧客一眼；不過自然有些顧客趨上前去想讓她看到。她穿着適宜，然而不脫像她那樣的貧苦女孩子的身份：那是一件樸實的沒有袖子的白衣裳，但却十分清潔、鮮明和熨貼。她不戴一點飾物，連耳環也沒有，雖然耳垂是穿過孔的。不消說，當我們瞧到她是那麼美麗時，便向她瘋言瘋語起來；這受到雷納多的讚許，他爲她而驕傲。但她，聽了我們幾句玩笑話之後，便說：「今晚我們在飯店見面好不好，現在請別打擾我，我不愛在工作時被人打擾。」這些話是對陶里說的，因爲他是我們之中最不安份最沒規矩的一個，於是他便佯作驚訝說道：「哎呀，真抱歉……我們不過是卑賤的人，我們不知道怎樣接待一位公主。……對不起……我們並無冒犯之意。」她氣憤的回說：「我不是個公主，不過是個爲糊口而工作的窮女孩子……我怎敢生氣。……一杯咖啡和一份淨的。」如此這般她我們好不自在地走開了。

那晚仍和平常一樣，我們都在飯店裏碰了頭。雷納多跟露克莉茜亞最後才到；他倆一來我們馬上就點了菜。有一陣兒，在我們等菜時，又有些拘束的感覺；後來，店主端來一只大盤，裏面盛着大夥兒分吃的雞，已經切開，澆着番茄汁和紅椒。一開始我們都面面相覷着，不過陶里却把我們共同的感覺作了說明，喊道：「你們知道我要說啥，我在吃東西的時候喜歡自由自在……你們跟我一樣，會覺得更舒服。」說時抓起一個鷄腿，用他那戴滿了指環的一雙手捧到嘴上開始大嚼起來，這是一個導火線，在稍稍躊躇之後我們也一齊開始用手抓起來——祇有雷納多例外；自

然露克莉茜亞也有不同，她十分細緻地嚼着一小塊雞胸脯。這樣開頭以後，我們恢復了我們的本色，儘量回到我們舊有的喧鬧的途徑去。我們在吃着東西的時候仍舊扯淡着，在扯淡時也不放過吃；我們大口吞嚥整杯的酒；身子攤在椅上；說着我們慣常說的那些猥褻的故事。說實在，或許是出於挑戰，我們的行為比往常更加惡劣；我簡直記不起幾時曾經吃得這樣多，吃得這樣愉快，像那個晚上一樣。當我們吃畢，陶里鬆了他褲帶的絆子，打一個大噎，設非我們坐在室外棚架下面，它必會震撼天花板無疑。「喔，我這才覺得好過些，」他說時取了「根牙籤，用他的老套剔起牙來，一個個的剔着，剔完又周而復始；最後把牙籤斜吊在嘴角上，給我們講了一個道地猥褻的故事。這時露克莉茜亞便站了起來說道：「雷納多，我覺得疲倦了。……如果你不介意，你現在能够送我回家嗎？」我們幾個都在交換會心的眼色：她僅僅才當了雷納多兩天的管賬，跟他說話就這樣親熱而且直呼他的教名了。一種商業廣告，那才是空話！他們一走，陶里又打了一個噎，跟着便說：「我們也到走的時候了……我已吃得足够了。……」你瞧得出那種傲然的樣兒嗎？而他跟在她後面是那樣循規蹈矩……柔順得像隻小羊！說啥個商業廣告——乾脆是結婚的通告罷！

有這麼兩三天的情景在重復着：露克莉茜亞還是沉靜地用餐，我們幾個對她裝做視猶不見；雷納多夾在露克莉茜亞和我們之間不知應該傾向哪一邊，不過我們都覺察出來有什麼事兒正在醞釀中。那妞兒——還是諱莫如深——絲毫不露形色，然而這些時候她正是要雷納多在她自己和我

們之間作一選擇。終於在一個晚上，說不出什麼真正的道理——或許由於天氣炎熱，誰都知道熱天會使人心煩——雷納多在用餐甫半時對我們進攻了；他這樣說：「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你們一起用餐了。」我們聽了無不驚詫起來，陶里便問道：「噢，真的麼？可以讓我們問問什麼緣故嗎？」「因為我不喜歡你們。」「你不喜歡我們？噫，我相信我們對這件事太遺憾了——確實太遺憾了。」「你們是一群豬，我老實告訴你們。」「當心你說的話，你……可是瘋了？」「是的，你們是一群豬，我說的，我再重覆一遍。……和你們一起吃東西叫我作嘔。這時我們的臉都紅了，有幾個從位子上跳了起來。」你才是豬，」陶里說，「最大的豬。你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們？我們不是一直都在一起嗎？我們不是一直在做着相同的事嗎？」「你省省吧，」雷納多向他說，「你戴上那些東西，簡直就像那些女人——你明白我的話吧……你唯一短缺的就是一點香水。……喂，你想過要灑香水沒有？」這一記當頭棒擊是針對我們全體的；我們澄本清源，都一致瞅着露克莉茜亞；但她却裝模作樣的拉了雷納多的袖子要他走開而不再多說下去。陶里却說：「你也有那些東西，你有一隻錶一枚指環和一根腕鍊……跟我們每一個人一樣。」雷納多這時已經失去自主，「你可知道我要怎麼着？」他喊叫道：「我這就將它們一起除下來，統統給她。……露克莉茜亞。來把它拿去，我把它們一起給妳了。」他說着便取下他的指環，他的腕鍊，他的手錶，又從袋裏掏出他的烟盒，一塊兒扔在那妞兒的裙兜裏。「你們沒有誰，一他侮辱地說，「能够像我這樣